

從文明對抗走向文明對話

——《文化中國》創刊詞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當《文化中國》創刊號獻在讀者面前時，我們似乎感到有一個夢想正在逐漸變為現實。這個夢想就是：政治、經濟的中國目前正日益強盛，世人在驚嘆或擔憂這樣的一個中國將給二十一世紀投下怎樣的變數，而我們卻期待和促進一個源自古老傳統而又充滿現代精神的文化中國，積極地推動世界從文明的對抗走向文明的對話。

身為海外的中國學者，都有一些迫切的關懷——關懷中國的今天，關懷中國的走向，關懷中國在地球村裡的資格。中國的近代歷史多災多難，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多災多難。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政經局勢，在過去一百五十多年裡，經歷了多次強烈衝擊，不但國計民生受到很大的影響，而且文化生態遭受到嚴重破壞。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不足畏懼，唯文化的真空，精神靈性的匱乏，卻使中國人日漸失去骨氣靈性，社會失去凝聚力。因此，當人們正在追求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開放、富足、強大、民主、公平的梦想時候，我們首先著眼的，是追求一個文化上更新的中國。這也許比民主中國、經濟中國更具深遠的含義（儘管前兩者至今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這正是我們創辦《文化中國》初衷所在。

編者按：此文發表於1994年《文化中國》第1期，再次刊發此文是為了向諸位展示本刊最初的辦刊宗旨和初心：《文化中國》作為學術刊物的使命和價值，就是找回文化的智慧，以理性、良知和仁愛的自覺，以開放和相互尊重的對話精神，建立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借鑑的平台，尋求中西文化的相互促進，攜手面向未來，共同和平發展。

「文化中國」，是指全人類文明裡的中華文化圈。約在八十年代初，海外的華人學者提出了「文化中國」一詞，指出除了政治上的中國、地理上的中國以外，同時並存著一個文化上的中國，這是在世界人類中存在的中國文化，如香港、台灣、華人集中的東南亞

諸國，華人足跡所至並發揮重要影響的北美、西歐、澳洲等等，都不可否認存在一個無形卻是實在的文化中國。因此，顯然應該有這樣一本刊物，能夠促使學術文化的對話和討論，使中國得以與西方文化思潮、古今哲學及其深層的精神靈性基礎如基督教信仰、靈修學等互相理解、融會，讓中國文化得以成為世界精神資源之一，同時使西方文化一些優秀成果得以生根於中國，促使中國文化的更新，成為後現代中國發展的文化基礎。

中國苦難的歷史使我們仰天長嘆，中國迷離的前景又使我感到無言的渺茫。我們需要尋找出路。但，在以往的年代，我們卻僅僅停留在抨擊、咒詛制度和歷史上，卻很少檢討自己。而我們推出這樣一本《文化中國》刊物，正是有志於向一切勇於檢討文化、檢討自己的學者提供園地。

中國要尋索走向未來的制度，不是單靠批判歷史，或純現實地應付現實處境可解決的，卻須



有高瞻遠矚之心，建立人民的精神文化土壤，使一個美好社會制度能立根於每一個體的尊嚴自覺，對真理和慈愛的持守及對自己的檢討和悔悟上。文化上每一個體的反省，是美好制度的精神基礎。中國歷史的一連串悲劇，不是僅僅由帝王將相造成的，在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普天皇帝屬下的人民（甚至包括我們這些知識分子）造成的。不能說有了什麼樣的君王，就有了什麼樣的臣民；也不能說有了什麼樣的制度，就有了什麼樣的民族，而是恰恰相反的。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中國人民對黑暗專制的容忍，對開明皇帝的厚望，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整整一大筆中國文化的遺產。兩千多年來，中國皇朝的興衰交替，治亂循環，人們都喜歡從統治者身上找原因，而沒有檢討是什麼樣的民眾文化基礎，使這些帝王從平民走向皇位，又從皇位走向腐敗，最後導致天下破亂衰亡。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制度的更新，更重要的是文化的更新，否則，當我們自己一旦成為當權者時，誰能擔保自己不成為新的罪人？

我們提出檢討自己，並不是簡單地指反思自己的動機和言行，我們希望從更廣闊的文化範疇裡理解這一點。所謂檢討自己，就是檢討形成或造就我們目前這個社會、這個現狀的思想文化和世界觀，就是檢討我們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應該處於的位置。

檢討自己，是走向文化對話的第一步，也是為吸收新的精神、靈性、養料、創新的條件。我們感到有意思的是，當《文化中國》創刊的時候，正值一場關於文明的衝突的爭論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從表面上看，緣由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教授的文章〈文明的衝突？〉。他預言後冷戰時代即將來臨的世界形勢，基本的衝突來源將不是意識形態，也非經濟為主導，而是以文化為主導，發生於不同文明的國家與族群之間。

無論如何，可以看出這位教授是從國際權力政治的觀點來觀察文化的。因此，一些有意識之士已經指出，世界各文明之間的理性對話，要能有效進行，不能依賴在國際政治上縱橫捭闔的各國政客。不同文明之間對等而善意的良性對話，恐怕必須在非政治性的層面中進行。文化不應是世界衝突的根源，而是世界融合的起點。

事實上，遠在這篇文章出現以前，關於文化的衝突或對抗已經困擾著許多人，亨廷頓只不過把這層窗戶紙給捅破了。好在人們已經漸取得共識，解決文化的衝突，只能通過文化的對話。對話，是以一公眾領域或條件，通過和平的方式，使不同的信念和世界觀得到互相理解和交流，而不是以偏見來互相排斥。文化中國在世界不單講包容和吸納，也須在公眾領域中對話，從對話去容忍、欣賞和融合不同的精神資源。我們決心用文化對話的原則來辦文化對話的期刊，使中國文化不單能了解西方表面的科技和制度，且能深入通過對話和理解得吸納其靈魂，即其道德、精神、靈性和宗教的精華，以更新自己，同時也將中國文化較優秀的靈魂價值介紹給世界，成為人類精神的新資源。這份期刊本身就是對話公眾領域，使中西文化互相理解、互相體會對方的境界。深信有幾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化，在走向世界，體會新的精神價值之時，必能自照過去曾有的獨斷和排他性，而有所悔悟、有所更新，通過「悔悟的更新」，達到「創造的轉化」，而走向二十一世紀的文化中國。

我們期待，此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夢想，將由本刊同仁、本刊作者、本刊讀者共同去實踐。我們的責任，是把西方最有價值的靈性因素吸收，以之反哺中國，與中華民族共同重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使產生適切於當代的文化土壤。同時也將中國原有的精神智慧，介紹給西方，使中華文化成為人類的精神資源。